

足本

王

安

石

全

集



大東書局印行

王安石文集

卷四十七 哀祭祭文

祭曾魯公文

肅肅魯公，爲時臣宗。小大具官，濟以勤恭。實相累朝，有德有庸。帝序之爵，三不異。神介之私，有吉。允嗣子能，匹公休贊。我事樞符，帝之求公。榮在家祿，養具美，飭壽具康。順以卒齒，公則無憾。以返其真。夫子震悼，逮及國人。況如安石，辱知最久。西望涕頤，以薦食酒。

祭范穎州文（仲淹）

嗚呼我公！一世之師。由初迄終，名節無疵。明肅之盛，身危志殖。瑤華失位，又隨以斥。治功亟聞，尹帝之鄰。開義興良，推子歌呼。赫赫之家，萬首俯趨。獨繩其私，以走江湖。士爭留公，蹈禍不慄。有危其辭，謁典俱出。風俗之衰，厥正怡邪。寔寔我初，人以疑嗟。力行不同，慕者興起。儒先首首，以節相修。公之在貶，愈勇爲忠。稽前古諍，一管躬外，更三州。施有餘澤，如颶河江，以濯羣尺。宿賊自解，不以刑加。猾盜涵仁，終老無邪。講藝弦歌，慕來千里。溝川障澤，田桑有喜。戎孽獷狂，敢齟我疆。鑄印刻符，公屏一方。取將於伍，後常名顯。收士至佐，維邦之彥。聲之所加，靡不敢頹。以其餘威，走敵完鄰。昔也始至，瘡痍滿道。藥之養之，內外完好。既其無爲，飲酒笑歌。百城晏眠，吏士委蛇。上嘉曰：「材。」以副樞密。稽首辭讓，至于六七。遂參宰相，釐我典常。扶賢贊傑，亂穴除荒。官更於朝，士變於鄉。百治具修，偷墮勉強。彼闕不遂，歸侍帝側。卒屏于外，身屯道塞。謂宜耆老，尙有以爲。神乎孰忍，使至於斯。蓋公之才，

猶不盡試，肆其經綸，功孰與計？自公之貴，腐庫逾空，和其色辭，傲訐以容，化于婦妾，不歷紫玉，翼翼公子，舞綈端
褻，閱死憐窮，惟是之奢，孤女以嫁，男成厥家，孰埋于深，孰鏤乎厚，其傳其祥，以法永久，碩人今亡，邦國之憂，矧鄙
不肖，辱公知尤，承凶萬里，不往而留，涕哭馳辭，以贊醪羞。

祭周幾道文

初我見君，皆童而憤，意氣豪悍，崩山決澤，弱冠相視，隱憂困窮，貌則侔羊，心類如禽，僥仰悲歡，超然一世，結
髮驚飢，分當先弊，孰知君子，赴我稱孤，發封涕洟，舉屋驚呼，行與世乖，惟君繡緯，弔禍問疾，書檣在眼，序銘於石，
以報德音，設辭雖褊，義不愧心，君實愛我，祭其知歆。

祭張左丞文（若谷）

嗚呼！公作昇州，先君實佐，公爲其子，請昏于我，先君不幸，公覲京師，訃達公門，公哭殊悲，弔問賻祭，使來以
時，乃今公薨，獨以寡故，財無以殓，力無以賻，祭又不時，獨悲以慕，惟公之生，胡惠裕和，悲起於人，思實我多，雖祭
不時，其吐之乎？

祭高樞密文

越初生民，降詒于茲，廢興亂治，成敗安危，猷爲之君，討論之師，章書傳記，篇賦銘詩，乖離譴貶，有爲其辭，
於大間，靡所不知，江含海畜，其富無營，孰窮其源，孰究其底，作時，出居羣司，洋洋厥聞，可以敷施，謂且永年，
左右諏咨，曷云其兇，弗毫弗期，凡我常僚，曷已其思，爲此，將我哀。

韋牧司祭高公文

嗚呼！惟公學問文章；丘山鬱鬱，湖海茫茫。獨我壽命，作刑四方。寅恭淑慎，天子所臧。嗣嗣之良，兵賴以盛；公用勤告，遂圖厥政。某等在職，維公之依，孰奪以逝？邈乎不歸，殯引就行，有翩其旂，來陳薄物，以告長違。

祭呂侍讀文

嗚呼！伯夷相唐，尚父賓周，受氏胙國，重光弈休，于辰之逢，發我文靖，公實家嗣，續前之慶，御書翰林，典禮太常；是爲世臣，焜耀家邦。方奮方奮，厥隕誰使？震驚咨嗟，上自天子，凡居此列，惟公弟僚，於公之殯，祇薦羞醪。

祭馬龍圖文

嗚呼！余託業於進士，熟君名於垂髫；既備官於淮南，習爲縣之風謠。去東斗而西遊，依國門之嵯嶠，始逢君之執轡，屢顧我而同鑣。逮揚子之既見，方皖城之窮漂，遂有通家之好，終無披長之驕。君言事以北出，予罷官而南僑；一江亭之邂逅，話宿昔以終宵。以牧官之在列，當御史之還朝；又追隨於暇日，心所好而忘遙。距乖隔之幾何，忽水淺而風飄；畫半塗於萬里，棄餘日於一朝。雖知君之自久，信智邁而才超；考前人之治亂，諱後世之昏昭。釋衆言之牴牾，排異學之傾搖，衆相紛以異緒，君獨悟而同條。嗟壞人之已矣！斤欲奮而誰要，想明靈之猶在，冀薄禮之能招。

祭曾博士易占文

嗚呼！公以罪廢，實以不幸；卒困以天，亦惟其命。命與才違，人實知之；名之不幸，知者爲誰？公之閭里，宗親黨友，知公之名，於實無有。嗚呼！公志如何？孰云不諧？而厄孔多，地大天穹，有時而毀，星日脫敗，山傾谷圯，人居其間，萬物一偏，固有窮通，世數之然。至其壽夭，尙何憂喜？要之百年，一蛻以死。方其生時，窘若囚拘，其死以歸，渾食空氣，以生易死，死者不祈，唯其不見生者之悲。公今有子，能隆公後，惟彼生者，可無甚悼。嗟理則然，其情難忘，哭泣馳辭，往侑奠觴。

祭蘇虞部文

君慎足以保其身，和足以諧於世，嗟乎不淑，而不永年！受命徂東，纔三年耳；孰云今者？君以喪歸，交游之情，哀痛何極？聊陳薄奠，以告長違。

祭李省副文（壽朋）

嗚呼！君謂死者必先氣索而神零，孰謂君氣足以薄雲漢，令神昭晰乎日星，而忽隕背乎？不能保百年之康寧，惟君別我，往祠太一笑言從容，愈於平日。既至即事，升降孔秩，歸鞍在塗，不返其室。卽聞士夫環視太息，矧我於君，情何可極？具茲醪羞，以告哀惻，尙饗！

祭高師雄主簿文

我始寄此，與君往還，於時康定，慶曆之間，愛我勸我，急我所難，日月一世，疾於跳丸，南北幾時，相見悲歡。去歲憂除，追尋陳迹，淮水之上，治城之側，握手笑語，有如一昔。屈指數日，待君歸，安知彌年，乃見哭庭。維君家行，

可謂修飭；如其智能，亦豈多得垂老一命，終於遠域，豈唯故人，所爲歎惜，撫棺一奠，以告心慟。尙饗！

祭馬圯大夫文

嗚呼！惟君才敏強明，爲時能吏，刺劇撥煩，易於屈指。近畏遠懷，有譽無訾；使于嶺南，俗易夷鄙。江東內遷，歷勢方起，孰云一朝壽止如此！撫懷以辭，薦此薄菲。

祭盛侍郎文

某聞之，行義弗高，位與年尊，慙者則已；行義既高，位與年下，憾者則人。在己無慙，在人無憾，有若公然。其又奚言！惟昔先人，捐我諸孤，實在公藩。公泫然哀，從死賻存，託殯得宮，寓處得廬。一出公恩，公或我臨，不有其尊，在獎我矜，均其子孫。戴德莫酬，誰謂我人。去公三年，間不再行，豈曰怠忘，賤不敢煩。補官揚州，公得謝歸，曾幾何時，計者來門，哭泣作書，以弔後昆。欲醢棺前，廢不可奔。會有吏役，盡室而南，戢恨含慙，轉移寒暄。乃今來歸，公喪且暮，纔命使人，薄進蘋蘩。嗟嗟公恩，死其敢諼？

祭杜待制文

士取無材，恥不脩身；身脩而材，有不及民。凡世可顧，於公皆有；孰窘其年，不使難老。貴者善防，其有孰窺？公心豁豁，不置牆帷。有挾易驕，不難拒善。公義所在，服之無賤。推以時施，宜以每成。又況於公，強果以行，物貴於時，常以耳少。悲矣子思，我知其久。鍾山北蟠，江落而東，完厚密牢，萬世之官。其歸孰知，愚與在此，酌公以文，以配銘史。

祭丁元珍學士文

我初閉門，屈首書詩，一出涉世，茫無所知；授筆覆護，免於陷危；雖培浸灌，使有華滋。微吾元珍，我始弗殖；如何棄我！隕命一昔，以忠出恕，以信行仁，至於白首，困厄窮屯，又從躋之，使以殞死，豈伊人尤？天實爲此，有榮彼石，可誌於丘，雖不屬我，我其徂求，請著君德，銘之九幽，以馳我哀，不在膠差。

祭刁景純學士文

嗚呼！刁公！不伎不求，坦然立行之平，裕然與人之周。既貴賤以同觀，亦始終之相侔；惟其動必依於仁，故其壽若此之脩。望音容而已遠，欲親弔以無由；慨臨風而出涕，辭以侑乎醪羞。

祭韓欽聖學士文

嗟爲君令邦之特，目揚季令顏髮澤；紛百家令並涉，超獨懷令道德；博蕩蕩令無吟，寬恂恂令莫逆；出當官令發論，使權彊令衆息；年何尤令止此，祿不多令誰齎；具壺觴令酌哭，攀喪車令啓夕；豈獨愁令吾儻，隱多聞令諒直；願笑語令已矣，冀來嘉令魂魄。

祭沈文通文

嗚呼！文通！一世之英，耀矣其光；韡矣其榮。有所不爲，爲無不果；有所不學，學無不成。故治行簡於人，主之心名聲溢於時士之口；謂且復起，謀讓左右，何與之以如此之才，而不副之以須臾之壽？悲傷歎息，舉世皆然，豈特

故人爲之流涕；馳哀一酹，以訣終天！

祭杜慶州杞文

嗚呼！慶州！一世之英，濯濯其靈，粲粲其明。材能稱於天下，言行信於朝廷；孰多其子，而不足以齡不肖之身，始佐公揚公後來東，有賜於明。昔飲同堂，今奠於庭，循省則薄，豐者維誠，再拜事公，敢不如生！

卷四十八 哀祭祭文 哀詞

祭吳侍中冲卿文

嗚呼！公命在酉，長我一時；公先我蒞，我後公薨。中間仕宦，有合有離；後我所踐，公輒仍之。出則交轡，處則連榻；坐肘則並，行肩則差。豈顧敢及？天實我貽。公之停蓄，及所設施，有誥有誄，亦有銘詩。又將有史，傳所不疑。我既憊耗，句辭能爲婚姻之故，唯以告悲！

祭歐陽文忠公文

夫事有人力之可致，猶不可期；況乎天理之冥漠，又安可得而推？惟公生有聞于當時，死有傳於後世；苟能如此足矣，而亦又何悲？如公器質之深厚，智識之高遠，而輔學術之精微，故充於文章，見於議論，豪健俊偉，瑰琦其積於中者，浩如江河之停蓄；其發於外者，爛如日星之光輝；其清音幽韻，淒如飄風急雨之驟至；其雄辭闊辯，快如輕車駿馬之奔馳。世之學者，無間乎識與不識，而讀其文，則其人可知。嗚呼！自公仕宦四十年，上下往復，感世路之崎嶇，雖連屯困蹶，寬斥流離，而終不可掩者，以其公議之是非。既壓復起，遂顯于世；果敢之氣，剛正

之節，至晚而不衰。方仁宗皇帝臨朝之末年，顧念後事，謂如公者，可寄以社稷之安危。及夫發謀決策，從容指顧，立定大計，謂千載而一時。功名成就，不居而去，其出處進退，又庶乎英魄靈氣，不隨異物腐散，而長在乎箕山之側，與潁水之湄。然天下之無賢不肖，且猶爲涕泣而歡戲，而況朝士大夫，平昔游從，又予心之所嚮慕而瞻依。嗚呼！盛衰興廢之理，自古如此，而臨風想望，不能忘情者，念公之不可復見，而其誰與歸？

祭張安國檢正文

嗚呼！善之不必福，其已久矣。豈今於君，始悼歎其如此？自君喪除，知必顧予，怪久不至，豈其病歟？今也君弟，奧而來赴，天不姑釋一士，以爲予助，何生之艱，而死之遽？君始從我，與吾兒游，言動視聽，正而不偷，樂於饑寒，惟道之謀。旣掄司法，議爭讞失，中書大理，再爲君屈，遂升宰屬，能挽彊偏，辯正獄訟，又常精出。豈君刑名，爲獨窮深，直諒明情，靡所不任，人恍莫知，乃惻我心。君仁至矣，勇施而忘已，君孝至矣，孺慕以至死，能人所難，可謂君子。嗚呼！吾兒逝矣，君又隨之，我留在此，其與幾時？酒食之哀，侑以言辭。

祭李審言文

嗚呼！噫公之才，豈獨我知？公數困厄，豈人能爲？所畸乎人，豈能無疵？所侔乎天，我乃知之。交不就利，高明所忌；滋不失宜，孤寡所思。凡今君子，疚實在茲，公亦如我，如我公知。厥交浚如，唯正無私。哀今亡矣，侑以辭。

祭沈中舍文

惟公之生，于朝稱紳；夫人嬾之，以作封君，皆以壽終，而世有人。昔我先子，公倫之舊，施于不肖，遂爲世友。不

牒之文，既藏于丘；惟是區區，以贊醪羞。

祭東向元道文

嗚呼東君！其信然耶？奚仇友朋？奚怨室家？堂堂去之，我始疑嗟。惟昔見君，田子之自；我欲疾走，哭諸田氏。吾靡不赴田，疾不知今，乃獨哭，誰同我悲？始君求仙士，莫敢匹；供供其聲，碩傾其實。霜落之林，豪鷹傳鷗；萬鳥避逃，直摩蒼天。躡焉僅仕，后愈以困，洗藏銷塞，動輒失分。如羈駿馬，以駕柴車；側身墮首，與塞同勢。命又不祥，不能中壽，百不一出，孰知其有？能知君者，世孰予多？學則同游，仕則同科。出作揚官，君實并鄉；頃心倒肝，迹斥形忘。君於壽食，我飲鄴水，豈無此朋？念不去彼，既來自東，乃臨君喪，闕闕陰宮，梗野榛荒，東門之行，不幾日月？孰云於今，萬世之別？嗟屯怨窮，閔命不長；世人皆然，君子則亡。予其何言？君尚有知！具此饌食，以陳我悲。

祭陳浚宣叔文

嗟乎宣叔！學以爲己，不溺於俗；孤器介時，孰以不羸？孰忤不強？卒躡窮巴，乃命不祥。怡怡在宮，翼翼在外；胡是不福？貴姦壽悖，我思古人，後世其初。悲君之食，不逮於孤；古不肯死，隆親急故。今此營營，誰瞻誰助？自昔海濱，以心相投；俱官於南，邂逅網繆。顏合意同，云誰無友？諒直之好，於君實厚。有志不施，又困無財；雖痛何爲？縱以告哀！

祭王回深甫文

嗟嗟深甫！真棄我而先乎？孰謂深甫之壯以死，而吾可以長年乎？雖吾昔日執子之手，歸言子之所爲，實受

命于吾母，曰：「如此人乃與爲友。」吾母知子過於子初，終子成德，多吾不如。嗚呼！天乎！既喪吾母，又奪吾友，雖不即死，吾何能久？搏胸一慟，心摧志朽，泣涕爲文，以薦食酒，嗟嗟深甫子，尙知否？

祭刁博士繹文

惟君其先，猷冕之華；君弱而夏，遂世其家。越天聖初，上始卽位，開延閣人，間不容僞。若古堯虞，稷契親逢；君于其時，奮追羣龍。五兩之綸，三鍾之粟，沈才下吏，間關楚蜀。竭來揚州，輔佐元侯，朝其或者，明試謨謀。最未及論，低焉之幽，龜紫紛如，朱丹其車。昔之同升，泰亦衆已，胡宵若人，乃此乎止。曩天介壽，宜良者多，良者弗壽，謂是夭何？親髮墮，顙子髮猶羈，惟室一慟，誰者無悲？令龜得日，棺還無咎，銘旌悠悠，羽翬南首。惟君之舊，惟僚及友，徘徊路旁，涕落莫觴！

祭虞靖之文

剛耿直諒，醇明博美；敢於爲義，我實知子。達我所願，窮吾所取，奈何終窮，命也夫！只前年僕馬，來自田里，白顙夷齒，相見悲喜。輸吾肝膈，莫逆其趣，衰老邂逅，綢繆山水。念我難繼，庶今少止，翫然爲辭，遂隔生死。寓哀一辭，嗚呼已矣！

祭北山元長老文

元豐三年九月四日，祭于北山長老覺海大師之靈。自我壯強，與公周旋，今皆老矣，公棄而先逝。孰云遠？大方現前，頓陳告達，世禮則然，尙冀

祭呂望之母郡太文

嗚呼！賢矣夫人！善持門閭，皓若玉雪，一其終初。允孝維婦，允仁維姑。實生才子，我所欽譽。秉義率法，困而不渝；夫人之教，著不可誣。歸殯窈窕，無悔無愉。維子之故，具此俎壺。

祭程相公琳文（爲高若訥作）

嗚呼！公在京師，爲天子毗，發論彊彊，不苟其爲。公於四方，爲鎮爲屏，推良抑姦，兩適寬猛。自伯休父，有稱于周；及公千年，追配前休。時文而文，時武而武，顧我無狀，辱公等件。庶見吉召，乃聞凶歸。馳哀一觴，終古之遠。

祭秦國夫人文（爲高若訥作）

於惟夫人，順懷和恭，上之岐岐，實護于中。開號大邦，福祿之隆；康寧壽考，而以榮終。喪車其行，肇此明發；上用舊德，情之鬱結。凡我在位，敢忘心怛。冀云將之，具此薄物。

祭鮑君永泰王文

年月日，官某，敢告于鮑君之神。農之勞，神之所知也。歲之四時，而於冬爲最隙，然猶築塲園，治屋廬，塗囷倉，糞田疇，未嘗一日而晏然以休息。今茲令又以其暇時，屬之使治渠川，比常歲，則農之勞蓋有加焉。神宜哀憐而有以相之也。治之無幾也，而雨雨且止，丁壯老弱，相與行水而漚之，猶未也。而又雨，非民獨病也，而令亦夙夜以憂。惟神相之以靈，令是役早有卒也。夫令之所以憂其職民也，惟神之食於民也，爲已久，而憂之亦不可在令後。

二

年月日，敢再告于鮑君之神。謁於神之明日，而天地廓然以溫，民賴以供役；且卒事而復雨，雨淫不止，民愁而今恐。意者令之治行，無有可媚于神者，而神不卒聽之乎？令則有罪，而民何尤？且霜雪風雨之濫淫，固其責自神，而無與於令也。雖然，南面饗人之歸事已而利澤不加焉，亦神羞也。惟神降意以從令之言，毋忽令，亦能發明神之令德，使民世事神，不懈而有加焉。謹告。

祈雨文

惟神美名正氣，素之前史，詳矣。噫！昔人也，挺王臣之節，忠信我任，德誼我負。故時君倚焉。今其神也，享廟食之貴，陰陽吾職，禍福吾柄，故州民賴焉。今千里旱暵，及時不雨，農夫悼心，郡將失色。某遂躬率僚屬，來謂于大廟下，惟神全死生之大名，開聰明于一方，霽甘霖以足民食，則前謂人神之靈於古今，無愧焉。尚饗。

謝雨文

夫廟其貌，神其靈，函聰明正直之德，俾禍福倚伏之時，用默於民而不知其所以用者，斯之謂至神乎？太守領天子命，藩一都會，歲時豐凶疾苦，得勞佚之使，百姓無愁歎之聲。斯太守之事也。神陰也，陰陽契合，若影響然；鼻以郊原旱暵，及夏不雨，耘耔者悼心自失，遂祈福于大廟下。惟神惻然開明靈惠，然納至誠，言然而雲興，穡然而雨零，苗枯而生，民默而聲，又得非神之至乎？今吏民潔牲醴，奔走歡呼，饋饋其靈，某不佞，輒書爲千古世誌。

李通叔哀辭（并序）

通叔李不疑，世爲閩民。通叔再從太學進士試，斥不送，自京師歸，而其親道建溪，溪水暴下，反其舟，溺死。年二十八云。初子旣孤，寄金陵家焉。從二兄入學，爲諸生，常感古人汲汲於友，以相鑄切，以入於道德。子材性生古人下，學又不能力，又不得友以相鑄切，以入於道德，予共或者歸爲塗之人而已邪？爲此憂懼，旣而遇通叔於諸生間，望其容，色粹然如君子，卽而與之言，皆君子之言也。其容色在目，其言在耳，則予放心不求而歸，邪氣不伐而自遁。云求其所爲文，則一本於古，鴻虛蕩肆之學，蓋未嘗接於其心，誠有以開予者。予得而友之，夢懼釋然。作太阿詩，吟之道氣類之同而合也。通叔亦作雙松詩，道氣類之同，而期之久也。以爲報。自予之得通叔，然後知聖人戶庭可策而入也，是不惟於其言而已。蓋觀其行而得焉者爲多。其再斥於太學而歸也，予待禮部試，留京師，別且言曰：「一通叔去而歸，某也不沒而入於愚也，其幾矣。明年亦斥而歸，或得官，皆宜在淮江之南，某也不可以之閩，通叔來若何？」通叔曰：「是亦不疑之言也。明年從事淮南，將問且召焉，則未也，或以死伏卦，旣惻且疑，且幸其不然。會有江南之役，遇閩人輒問狀，還泊東流，尉許程者，閩人也，乃知卦者信，又知陳安石者亦溺死，安石字伯起，亦閩人。予嘗問通叔素友，獨言伯起云。噫！二子豈行殆也，其亦命而已矣。予悲通叔窮以天也，其道之不及民也，又悲天之不予相也，作哀辭。」

我思古人，今維友之求。燕處日講，今行相爲謀。相翼以進，今相持以脩。要歸于道，今不入于尤。卒聖若賢，今其本則然。我無以是，今甚懼以憂。猗嗟吾子，今畜德挾材，傑然自如。今不羣庸游，考講六藝，今造窮微深，匪富貴慕，今匪賤窮羞。曰予旣逢，今朝夕其旁。仁義之光，今忠信之陬。邪志蕩夷，今正氣獨完。吾子賜我，今於安以嘯。尙

曰子與令，羽儀于世，吾君德澤此令，淳漓固倫。孰神不棄令，隕子于饗？子生適然，令欲誰仇？所嗟存者令，志孤道遠，子之不就令，一朝而休，死不以所令，誰得子尸？誰藏于棺令，誰葬于丘？子欲慟哭令，子豈有聞子不可作令，子生之悲。

泰興令周孝先哀辭

吁嗟于思令，孝于父母，施於旋嫗令，亦及朋友；云然令宜不富，又曷爲令不壽？藐藐令其子，覺覺令其妻；無廬與田令，哀者其誰？吾無奈何令，哀以吾辭。

卷四十九 碑誌 神道碑

贈司空兼侍中文元賈魏公神道碑

魏公既薨之明年，皇帝筴其墓碑之首，曰「大儒元老之碑」；有詔造文賜公子，使之并刻。臣某昧死序列，再拜稽首以聞曰：

公諱昌朝，字子明，姓賈氏。皇秘書省著作佐郎，贈太師中書令尚書令，晉國公諱注之子；皇太子左贊善大夫，贈太師中書令尚書令，齊國公諱璠之孫；晉中書舍人，史館修撰，皇贈太師中書令，魯國公諱緯之曾孫。其先南皮人，中徙獲鹿，今葬開封而爲其縣人者，自公皇考始。公少則莊重謹密，治經章解句達，老師宿學，舉歎以爲賢已。

天禧元年，獻文章，召試，賜同進士出身；除常州晉陵縣主簿，國子監說書；又以江州德化縣令，兼潁川郡王院仲讀。當是時，孫宣公傾國子，一見聽語，待以公相；數舉公學問，嘗在人主左右，大臣有以親嫌者，故久弗用，以

知常州宜興開封府東明兩縣監在京廣濟永濟兩倉；又召置國子監說書。

景祐元年，積官至尚書都官員外郎，乃始置崇政殿說書，而以公爲之。公於傳注訓詁，不爲曲釋，至先王治心守身經理天下之意，指物譬事，析毫解縷，言則感心。自仁宗卽位，大臣咸操鉉令，斷天下事，稽古不至泰漢以上以儒術爲疏闊然，上常獨意鄉堯舜，三代得公以經開說，則慨然皆以爲善，而公由此顯矣。於是上所質問多道德之要，公請悉記錄，歲終歸之太史。詔以章獻太后故，爲彭城郡王諱其名，公言於之，諱不得以出於宮。太平興國寺災，公以易春秋進戒，因言近歲屢災，寺觀天意蓋有所在，獨可勿繼治，以稱陛下畏天威愛人力之意。西域僧以佛骨銅像來獻，公請加賜遣還，毋以所獻示外，上皆從之。以直集賢院，天章閣侍講，史館修撰，判尚書禮部，判太府寺，天章置侍講，自公始。故事，親祠郊廟，燕遊慢戲之物，皆在儀衛，公奏除之，無幾遂以知制誥，龍圖閣直學士，權知通進銀臺司，兼門下封駁事，權判吏部流內銓，權知開封府，又以右諫議大夫權御史中丞，兼判國子監，而侍講如初。

公之爲銓也，河北蟲旱，以公安撫，公舉能誦姦，於利害多所興除。異時縣令奉錢滿萬二千，乃舉令，公以爲法如此，則小縣終不得善治，乃請概舉令而與其奉如大縣。其在御史，劉平爲趙元昊所得，邊吏以降敵告，議赦其族，公言漢殺李陵，母妻予陵，不歸而漢悔，真宗悔王繼忠家，後賴其力，且平事固未可知，乃不果收。侍講材瑛者，言天子卽位，當步其日，占所得卦，以知吉凶，公奏瑛所言不經，不可用，上卽爲公罷瑛。又奏劾駙馬都尉梁鼎，傳公奪其州，人以爲宜。初元昊反，公言兵事起，財不贍，宜及今度經費，罷減諸不急，至是詔與三司合議，一歲所省率婚錢百萬。

慶曆二年，契丹來求地，請婚公主，其使責以信義，告之利害，客誦服不能發口，執政議使契丹攻元昊，公曰：「契丹許我而有功，則必驕以弱我，而責報無窮已，不且以我市於元昊矣。且唐中極衰時，聽吐蕃擊朱泚，陸贄

尙以爲不可，後乃知吐蕃陰與此合，而陽言助國；今獨安知契丹計不出此？」乃言所以行夷狄者凡六事，上皆行其策。

三年，遂以本官參知政事。四年，以尙書工部侍郎，檢校太傅，爲樞密使。五年，以集賢殿大學士，同中書門下平章事，兼樞密使。居兩月，拜昭文館大學士，監修國史，議祔章惠太后太廟，公言其非禮，及祔獻懿二后，密救遷文武位一等，賜外內諸軍特支優給，公又獨奏罷之。旣而救遷兩府官，公又不從，乃已。元昊歸，元孫議賜死，公爭言自古將帥被執，歸多不死，元孫以不死。

七年，上以早避正殿，貶食自責，公因稽首遜位，章六七入，乃除武勝軍節度使，檢校太傅，同中書門下平章事，判大名府，兼北京留守，河北安撫使。妖人王則謀舉大名，反河南北，使其黨拔書妄言，冀得近公，公疑爲姦，考問具服，則惶恐不及會，獨娶貝州以反，公卽使部將王信、孟元、郝質、馳兵操攻具往，且請自出，捕賊不許，終賊所以擒滅，功居多，移鎮山南東道，檢校太師，賜爵安國公。公因請寬諸吏民爲則所脅者，而捕河北妖人治殺之，無所漏。河決商胡方暑，公暴隄上，躬親指畫，出倉廩與被水百姓，舍其流棄，接以醫藥，所活九十餘萬口。契丹誘亡卒，號爲南軍，以戰夏人，而邊法卒亡自歸者死，公變其法，有歸者故拔擢超其伍，於是歸者衆，因以知契丹國事。契丹亦因拒亡卒，黜南軍不用。邊人以地外質，公請重禁絕，主不時贖，人得贖而有之地，則盡歸，邊以不爭。

皇祐元年，徙鄭州，從公求也。至見留爲梓潼觀使，旣而以尙書右僕射，觀文殿大學士，判尙書都省，朝會班宰相視其儀物。歲中又求任外，除山南東道節度使，右僕射，檢校太師，兼侍中，判鄭州，固辭僕射侍中，乃改同中書門下平章事。又欲遷公四子各一官，亦以公辭而止。

二年，母燕國太夫人薨，命以故官不起，賜書寵慰從之。公事燕國以孝聞，上嘗賜銀飾肩輿，士大夫以爲榮，及薨，自鄭歸葬，扶舁蒼然，眉足皆抵，行路瞻望，悲哀歎息。四年，除故官侍講，居頃，出治許州，將行矣，仁宗問易之